

芳流令玉

3

金童精品

3

上



东54A-2

44-568

5T-3

21

金童精品武侯集

之三

玉令流芳

上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新登字 004 号

玉令流芳

金童 著

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6 字数 68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7-5421-0484-0/I·143

定价:28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百年怨结的一剑之仇，不想在一座空谷深林化成一滩残忍血河，蒙面人在一阵肆意狂笑时，露出一张嫩粉娇香的面容。有谁知道这位绝色佳人已是百年已过的冷面老太婆。

洪公子一心想了断被刀剑蒙逼的家仇，却不料误入千年无人敢越雷池一步的骷髅阴洞，从此一个奇迹发生，轰动了整个武林。

一路血腥风雨的涂杀，一路情火冲天般撩人，洪少侠万万没有想以当年自己誓志而定的不近女色的决心，却在一个个风姿摇摆、娇情艳女的浓香媚骚中全然土崩瓦解。

轿中花姐一阵娇声柔叱，武林秀士便失去了魂魄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埋积深渊的仇恨却立刻雪消冰散。

俏姑娘环月突然失踪，一时下成为武林各派纷纷寻觅的热门焦点，当历经无数次生死搏斗的人们找到艳压群芳的环月时，他们却发现一树旁叶下环月娇羞地依偎在一位英俊少年的怀里，其间不可告人的隐密让人心悬肉跳。

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，花枝院内花枝娘红粉背后的巨大阴谋——这里到底是吻香卖笑的一伙淫窟还是……

所有武林的真面目在那位百年佳丽再度显身江湖时便哗然亮相，原来……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妖妮子鬼杀小娘儿
冷嫦娥残辣阴阳魂 | 1 |
| 第 二 章 | 洪公子卜相弄冷人
粉蝴蝶娇销红粉女 | 58 |
| 第 三 章 | 钻阴骷骰伸手
黑心鬼阴阳见血 | 108 |
| 第 四 章 | 风月楼星星一点红
桃园唱魂两男一女 | 165 |
| 第 五 章 | 美良玉东床入选
秋燕姑鹿撞芳心 | 214 |

第一章 妖妮子鬼杀小娘儿 冷嫦娥残辣阴阳魂

飘絮几载？更哪堪几载飘絮？

此刻虽是寒雪弥天，洪月娥和洪慕清还是冒风顶雪，艰难地在雪地里蹒跚步履。她们母子俩衣衫单薄且褴褛不堪，遍身血迹斑斑点点。

人们不会忘记雪地里赶路的洪月娥即是当年江湖号称的“观音小娘”，那位英挺脱俗的少年洪慕清则是她的至爱宝儿。

三址年河东又河西。

曾经联誉武林江湖的洪月娥及其子，为何今日落得这般下场？而且始终不见洪慕清父亲的面容？——洪慕清记得自他开始有记忆起，就和母亲相依为命，流浪江湖，从没有见过第二个亲人，在江湖上受尽了各色各样的人物白眼、欺凌与羞辱！

在他饱受凌辱的心灵上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似乎都是冷酷的，无情的，丑恶的没有一丁点儿仁爱与温暖！

茫茫神州，悠悠岁月，多年来他只交过一个朋友。那是一个“私生女”，一个历尽苦难辛酸，备受世人讥嘲

凌辱，最后终于走上自杀之路，而被他的母亲巧遇救活的小姑娘。

洪慕清的脑海里清楚地记得，她的名字叫做黄菊花，模样儿生得很是秀丽，清澈的明眸中，不时的闪烁着一股难以言喻的仇恨火焰！

本来，他们母子俩和黄菊花很可以在苦难中共同生活下去的，可是，却偏偏遇上了一个叫做“惜阴僧”，好管闲事的和尚，硬说黄菊花杀孽太重，硬迫着他母亲，不准传她武功，不准收留她。

黄菊花闻听之下，悲愤交加，伤心欲绝，终于独自悄然地离开了他们母子，从此不知她的踪迹下落。

在洪慕清的记忆中，他等于是个没有姓名的人，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喊他的名字，别人不是叫他“小杂种”，就是叫他“私生子”。

有时，他更听到有人骂他母亲“小寡妇”，“狐狸精”！

对于这些辱骂，洪慕清的心中虽然很愤怒，但却无可奈何那些辱骂他们母子的人，同时他母亲也不准许他与那些人争论，要他尽量地忍耐！

年年月月，日日時時，母子俩几乎是生活在欺凌，羞辱与刺耳咒骂声中。

因而在洪慕清的心灵上，也就深深地种下了仇恨的种子，他恨不得杀尽那些所有辱骂欺凌过他们母子的人！

可是，他母亲虽然教过他武功，也替他扎下了很好的根基，但和那些个欺凌他们母子的人比起来，仍然相差得很远，偶尔忍耐不住，冲动争论的结果，则是更大的羞

辱，更悲惨的欺凌！

“小寡妇”！

“小杂种”！

“狐狸精”！

“私生子”！

这些极端难听刺耳的辱羞，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他们母子俩的耳畔响着。

母子俩在走投无路之下，为了避开那些无穷无尽的欺凌与辱骂，终于决心隐迹遁世，远离人群。

但是，当他们母子二人，在一处深山绝谷中，费尽辛苦气力，刚搭好一间堪可栖息的茅屋时，突然来了两个黑衣大汉，一言不发的于举手之间，纵火焚毁了茅屋！

一把熊熊的烈火，烧尽了母子俩的希望，更烧碎了母子俩的心！

在极度悲痛绝望之余，洪月娥作了最勇敢的决定，为了爱子，决定不顾一切地去投奔她的父亲！

洪月娥的父亲，“观音童叟”洪承天，是一位誉满武林的当代大侠。

孰料，那残酷的恶运，似乎永远跟着他们母子似的，在路上几次三番遭到“大鹏庄”和“铁旗庄”两庄手下的狙击，弄得满身是血，几乎丧命！

这两庄手下为何要和他们母子过不去，要狙击他们母子，和他们母子有什么仇恨？这问题，只有洪月娥心里明白，洪慕清却毫无所知。

他虽然问过他母亲，但是，他母亲却只是凄苦的叹

气，不肯告诉他，也不准他问！

为了躲避两庄手下的狙击，母子俩只好躲躲藏藏的走着，一路行来，风寒雪飘中，洪慕清那带着菜色的脸孔已被冻得红工的，一面走着一面不停地搓揉着双手，肚子里饥肠辘辘，又冷又饿！

洪月娥无限爱怜的望着爱子，探手怀内摸出仅有的半个高粱面饼，递给爱子柔声说道：

“清儿，你很饿了吧，把这个吃下去，吃下去会暖和些。”

洪慕清正当饥肠如火之际，闻言连忙伸手接过，张嘴咬了一大口，忽又把冻得硬梆梆的高粱饼送到洪月娥的嘴边，说道：

“娘，你也吃一点吧，好香好香呢！”

洪月娥听得心中好不酸楚，忍着眼泪摇头道：

“孩子，你吃吧，娘不饿！”

洪慕清睁眼望着他母亲，道：

“娘，这几天风雪交加，咱们一路上又没有能讨到什么吃的，您已经有两天多没吃东西了，怎会不饿，快咬一口吧，您要是不吃，清儿也不要吃了。”

他生性至孝，洪月娥也深知她如果坚决不吃，爱子一定也不肯吃，当下心中不由暗暗长叹了口气，依顺地长嘴咬了一小口。

半个高粱面饼，原本不足充饥。

在洪月娥的心里，咬一小口只是不忍拂逆爱子的孝心，作个象征性的意思意思而已，岂知洪慕清却不肯答

应，定要她大口的多咬两口。

洪月娥眼见爱子如此孝顺，心中既感安慰高兴，又感难过而伤怀！

于是，那只不过是五六口的半个高粱面饼，刹那功夫，便已分别落入这一双凄惨可怜的母子俩的肚中。

洪慕清饥火正炽，半个高粱面饼吃光，他心灵中不由立刻生起了一缕忧惧的思绪，忍不住望着他母亲问道：

“娘，外祖父家还有多远？”

洪月娥抬眼望了望白茫茫的大地，抬手指了指前面十多时外的镇市说道：

“就在前面那座镇头上，顶多再走两个来时辰就可以到了，可是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脸上掠现起一片忧虑之色地接道：

“娘很担心你外祖父他老人家不肯收留咱们母子……”

洪慕清神情不禁微微一呆！道：

“娘，您不是说外祖父家很富有！房子又大又多，他老人家慈祥可亲，怎会不肯收留咱们母子呢？”

洪月娥神色凄然地暗叹了口气，摇摇头道：

“孩子，你别多问了，这些事还不是你应该知道的时候。”

洪慕清眨了眨眼睛，没有再问。

于是，母子两个互相挽着在风雪中默默地往前走着，走了个把时辰，抬眼望着前面的镇市，距离越来越近了。

离家越来越近，洪月娥的心情虽然有点紧张，但还能勉强沉住气，可是洪慕清毕竟只是个大孩子，实在忍不住

内心忐忑地问道：

“娘，外祖父如果真是不肯收留咱们母子，咱们可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这问题洪月娥自己也不知道，她也不敢去想。

因此，她神情凄苦地深深地长叹了口气，没有开口回答爱子的此问。

洪慕清眨了眨眼睛，提供意见地说道：

“娘，要是外祖父他老人家真不收留咱们母子，咱们就去找爹吧，别人都说孩儿是私生子，孩儿就不相信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洪月娥脸色已变得铁青的怒叱道：

“住口！娘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准你说说你爹的事情，你怎么忘了，你没有爹，你是个私生子……”

洪慕清一见母亲脸色铁青，声色俱厉的样子，不禁吓得扑通一声跪伏在雪地上，抱着母亲的双腿，泣声道：

“娘，求求你，求您别再说下去了，孩儿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提说爹的事情惹您生气了！”

说罢，不禁悲伤的放声大哭起来。

虽说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只是缘因未到伤心处。

洪慕清他自出娘胎，就一直受着苦难的命运，悲惨绝伦，何况他只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大男孩，在那等悲惨苦难绝伦的命运环境下，他怎得不伤心，怎得不放声大哭！

洪月娥眼见爱子悲伤得放声大哭，芳心不禁片片碎裂，痛如刀割，忍不住俯身搂住爱子痛哭失声！

相对哭泣，暂时的忘记了饥寒，任由那寒风吹刮着他们单薄的衣衫，任凭那雪花儿飘落在他们的头发上，身上！

洪月娥口中不停地喊道：

“孩子！可怜的孩子！”

洪慕清的口中还是一叠连声的：

“娘！娘！”叫个不停。

真是声声断肠，字字血连，令人惨不忍闻！

流泪眼对流泪眼，断肠人对断肠人！

母子二人哭声悲戚，惨绝人寰，一片呜咽声中，实在令人难分那一声是母亲的，那一声是儿子的！

良久良久——

母子两个的哽咽声低哑了，泪水止息了，但是母子两个的两颗心，也隔合了。

风，越刮越强！

雪，越下越大，地上的积雪又增高了数分！

落在母子二人身上的雪花儿，在人体热度的抵抗中，溶化了。

于是母子两个的头发湿了，单薄的衣衫湿了，加上一阵阵强烈刺骨的寒风，于是，母子被冻得开始瑟瑟发抖！

洪月娥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抵御着寒冷，挺了挺胸脯，眼中放射着希望的光芒地抬头望望前方“观音镇”头上，那座曾经是她度过二十年幸福快乐的气势巍峨的巨宅，转向洪慕清爱怜地柔声说道：

“清儿，咱们赶路吧，如若真在天黑以前到不了外祖父家，咱们母子不被饿死，也要被冻死的！”

于是，这一对遭遇悲惨可怜的母子，抖了抖身上未被溶化的雪花儿，怀着沉重，悲痛，但又充满着希望的心情，直朝“观音镇”方向走去。

天黑了，也只是刚黑个把时辰。

洪月娥母子二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，走到一座建筑巍峨的巨宅门前，那是洪月娥从小生长的家，巨宅的主人就是她的生身父亲，也就是誉满武林的当作大侠“观音童叟”洪承天。

希望，点燃了他们母子生命的火把，同时精神一振，忘记了饥饿，也忘记了寒冷！

母子两个几乎是不约而同的长长地喘了口气，相互地望了一眼，脸上同时泛起了一丝淡淡的欣喜欢愉的神色！

洪慕清望望那紧闭的黑漆大门，道：

“娘，这就是外祖父家么？”

洪月娥神色欣喜而又凄然地点了点头，道：

“嗯，屈指算算，娘离开家已经整整十五个年头多了，今天要不是为了你无论如何，娘也鼓不起勇气，没有那个脸重入这两扇大门的！”

说罢，神情凄然幽幽地长叹了口气，目光呆呆地望着那两扇黑漆大门出神，思绪沉入了往事的回忆中，不言也不动。

这也难怪，她自幼生长在这座巨宅里，曾度过二十年温暖幸福的岁月，享尽了人间的欢乐！

不幸，为了爱，她铸下了终身大恨，背叛了这座巨宅——她的生身父母，她对爱奉献了一切，也牺牲了一切。

然而，结果她却失去了一切！

爱，温暖，幸福和欢乐全都背叛了她，遗弃了她，于是，她什么也没有了。

不！她不是什么也没有了。

爱与温暖，幸福和欢乐，虽然全都背叛了她，但是她却得到了一个必须活下去的泉源，那就是十多年来和她相依为命的爱子——洪慕清。

洪慕清是她生命的泉源，也是她这一生所有的希望的彩虹！

事实上若是没有洪慕清，她一定早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，早就用她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。

在洪月娥不言不语间，洪慕清仰首望了望黑沉沉的夜空，忍不住开口说道：

“娘，已经快到亥时了，外祖父可能已经睡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叩门吧。”

话落，也不待洪月娥答话，脚下已走上前去举手拍了门。

门被拍得“砰！砰！”直响，可是拍了许久许久，门里却没有一点动静，也没有一点反应。

洪月娥见状，便立即阻止爱子再拍下去，说道：

“孩子，别再拍门了，你外祖父一向习惯早睡早起，家里的人可能已全都入睡了。”

洪慕清眨着眼睛问道：

“那么咱们怎么办呢？”

洪月娥双眉微蹙地，默默沉思了刹那，说道：

“没有办法，只好越墙进去再说了。”

于是洪月娥挽起爱子的一只手，母子二人提气腾身跃入墙内。

巨宅内，虽然院子甚大，房舍栉比，但却是静悄悄的，黑沉沉的，不闻一点声息，也不见一点灯光。

洪月娥眉锋皱了皱，略一沉吟，立即作了决定地挽起爱子的一只手说道：“孩子，咱们先去见了你外祖父再说吧。”

于是，母子举步直奔后院。

洪月娥她本是此宅的女少主人，对于宅内的一切自是非常熟悉清楚。

片刻工夫之后，母子二人，进入了后院。

蓦地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倏起，喝问道：

“谁？”

喝声起自右侧丈余之处的屋廊上，洪月娥凝目望去，屋廊上站立着一位身穿蓝袍，目射威棱的老者。

藉着雪光的反射，只一眼，洪月娥即已认出蓝袍老者正是家里的总管，昔年追随她父亲行道江湖，名虽主仆，事实上却是情如兄弟的余成志。

她连忙疾行几步，朝余成志挽首为礼的说道：

“余叔叔，是我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心里一阵酸楚，便再也接不下去了。

余成志神情微微一怔！诧异地望着洪月娥问道：

“你是谁？你认识老朽？”

这也难怪，十五年前，洪月娥乃是个貌美如花的绝色少女。而今天，她已经变得蓬头垢面，面容憔悴，衣衫褴褛的乞食婆似的妇人。

这变迁太大了，也太出人意外了。

余成志他做梦也想不到，她就是十五年前羡慕了武林子弟，风华盖代，美号“观音小娘”的主人的爱女掌珠。

洪月娥强忍着内心底酸楚，凄然说道：

“余叔叔，我是月娥。”

余成志双目倏地一睁，凝视着洪月娥神色憔悴的容颜稍顷，脸上现出一股惊喜激动之色地说道：

“呵！你果然是小姐，十几年了，老奴那一天不在想念小姐，今天你终于回来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语音忽地一顿，目中闪过一抹惊惶之色地朝洪承天的居寝之处望了眼，道：

“小姐，老主人已经睡了，请先到老妈屋里坐歇一下再说吧。”

洪月娥脸色不禁一变，道：

“余叔叔，我爹他老人爱还在恨我么？”

余成志没有答话，却举步向着前院走去。

洪月娥本是十分聪明之人，见状已知她父亲必是仍在恨她，否则，余成志决不会目闪惊惶，也决不会不答话。

于是，她只好和爱子跟在余成志的身后，默默地走向前院。

走进余成志的屋里，余成志立刻随手关上了屋门，这

才请洪月娥母子坐下，替母子二人倒了两杯热茶后，说道：

“小姐，老奴能见到你，心里实在非常高兴，但是，你千万不要惊动老主人他老人家，有什么事情，你只管对老奴说好了。”

余成志为何不要惊动她父亲？这意思，洪月娥她懂得，心中不由暗暗一惨，酸楚无比！

她爱怜地望了望身边的爱子，暗暗深吸了口气，强忍着心中的酸楚，望着许振昌神情凄幽地问道：

“我爹和娘两位老人家的身体都好么？”

余成志点头说道：

“老主人的身体很好，只是心情很坏，容颜比从前苍老了甚多。”

语声微顿了顿，又道：

“自从小姐一时失察，上了那恶徒的当，和那恶徒私相过从，老主人于盛怒之下将小姐逐离家门之后，他老人家便一直悒悒寡欢，极少涉足江湖，尤其近来江湖上突然出现了一批青衣人，脸上戴着人皮面具，个个武功高绝，自称是‘冷人谷主’的属下剑十，以君临天下之威，律令江湖不准私下寻仇斗殴，违者立杀无赦，闹得江湖人心惶惶，岂不岌岌自危，老主人因而更是深居简出，不闻江湖是非，以琴棋书画，排遣晚景！”

洪月娥听后，心中不禁黯然一叹，垂首默然。

旋而她又抬眼说道：

“余叔叔，我娘呢，我想先见见她老人家。”